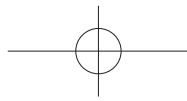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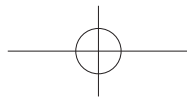


鄭莊公命令各部，
只要看見大旗一揮，就擊鼓進軍。
他的手下一箭射去，拉開了新時代的帷幕。



第一章

禍起蕭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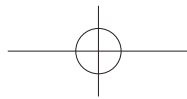
窩裏鬥開始

鄭莊公跟他親媽和弟弟都翻臉了。¹

這事發生在公元前 722 年（魯隱公元年），即春秋的第一年。也就在這年，立國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亞述滅亡，只剩下猶太王國苟延殘喘。但，亞述滅以色列是見慣不怪的外族入侵，鄭國這邊卻是地地道道的禍起蕭牆。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窩裏鬥來開篇，雖然要算碰巧，卻也意味深長。

先看人物關係。

本案的男一號，當然是鄭莊公。莊公是鄭國第三任國君，鄭武公的嫡長子，名叫寤生。武公的正妻是申國的公主，史稱武姜。武，是丈夫的諡號；姜，則是娘家的姓。申國據說是伯夷之後，姓姜；鄭國則是厲王之後，姓姬。武公娶武



姜，不過姬姜兩族長期通婚之一例。

武姜給武公生了兩個兒子，老大叫寤生，老二叫段，都是嫡子。刀兵相見的，就是這哥倆；翻臉不認人的，則是寤生和武姜母子。

奇怪！親媽親兄弟，血濃於水，怎麼就水火不容呢？

據說是因為武姜不喜歡老大。不喜歡的原因也很怪異，據說是因為老大出生時兩條腿先出來，着實把武姜嚇了一大跳，因此管他叫“寤生”，也就是“倒着生”。

倒着出生的寤生，從小就不受疼愛。後來有了弟弟，老媽的一片愛心便全部給了段，甚至多次在牀上吹耳邊風，要武公立段為太子。只不過，未遂。後來武公去世，寤生接班，武姜又為段討封地。這時武姜已是老夫人，相當於後世的太后，自然得逞。叔段如願得到了京邑，從此人稱“京城大叔”。大，就是太，也讀太。京城大叔，就是“住在京邑的鄭君之頭號弟弟。”

叔段得到京邑之後，便開始擴軍備戰，圖謀不軌，《左傳》稱為“完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。”完，就是高築牆；聚，就是廣積糧；甲是甲冑，兵是兵器；卒是步兵，乘是車兵。總之，叔段建立了“反政府武裝力量”，武姜則在鄭都充當臥底和線人。魯隱公元年，叔段自認為羽翼豐滿，計劃偷襲鄭都，武姜也做好了開門接應的準備。鄭莊公得到消息，派

大夫子封率領二百輛戰車伐京。京人聞訊，立即宣佈與叔段劃清界限。叔段無力抵抗，只好狼狽逃竄到鄆。莊公當然不會讓他在鄆安家落戶，便揮戈東進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叔段再次逃亡。只不過這一回，他逃到了衛國的共（讀如恭），從此叫共叔段。

叔段逃到共以後，鄭莊公把武姜遷到了城穎（今河南省臨穎縣西北），宣佈母子二人恩斷情絕，不到黃泉不再相見。

春秋編號第一大案，大體如此。

但，此案可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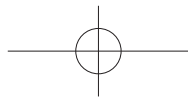
鄭國的受封之地，原本在今陝西省華縣，後來遷到今河南省鄭州市和新鄭市之間，靠近現在的新鄭市。因為是新的鄭都，所以叫新鄭。鄭莊公的鄭，就在這裏。那麼，它跟叔段受封的京、避難的鄆，又是甚麼關係？

二者之間。

請看地圖。

京，在今河南省滎陽市，位於新鄭西北；鄆，在今河南省鄆陵縣，位於新鄭東南。京、鄭、鄆，剛好連成一條直線。也就是說，叔段從京逃到鄆，要路過新鄭。這種逃亡路線，豈不怪異？難道段的本意，是要去投案自首？或者莊公的戰車開過來時，段是像賊一樣夜行晝伏一路狂奔的？

再說了，鄆與京，相距甚遠，中間還隔着新鄭，不大可



能是段的地盤，也沒聽說他在那裏有甚麼盟友。他的勢力範圍，主要在鄭國的西北部，最遠到廩延。廩延在今河南省淇縣和滑縣南，延津北，跟鄆可謂南轅北轍，八竿子打不着。跟共，倒是近。共，在今河南省輝縣，而且當時是衛國的地盤。事實上叔段到了共，就平安無事，莊公也沒派人去捉拿或暗殺，反倒自我檢討說：“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協，而使糊其口于四方。”² 因此段的逃亡，應該是由京而廩延，再到共。甚至逃到廩延，說不定就安全了，為甚麼要往鄆跑呢？



實線箭頭為段的逃亡路線：京→鄆（路過新鄭）→共（衛國勢力範圍）。
 虛線箭頭為合理的逃亡路線：京→廩延（鄭國勢力範圍）→共（衛國勢力範圍）。

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，歷史上沒有任何解釋。

更難解的，是鄭莊公。

我們知道，鄭莊公是春秋最早的牛人，之後才輪到齊桓和晉文。他即位時，鄭立國不過半個世紀。然而在他掌權的四十三年間，鄭卻崛起為中原第一大國。³ 這樣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，為甚麼會讓叔段肆意妄為長達二十二年之久？⁴ 難道他對段的狼子野心，事先竟毫無察覺，也沒有任何人提醒和勸阻？

當然有。